

迷情系列



佳人送上门

台 夏 雪 湾

迷情经典系列

佳人送上门

台湾 夏雪 著

责任编辑:陈虹

封面设计:黄玲

迷情系列

佳人送上门

作者:夏雪(台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蒙古自治区新华书店经销

人民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28千字 6印张

1997年10月第1版 1997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4-03183-O/A·542

定价:9.80元

第一章

医生一语不发的翻着手中的检查报告，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和他额上愈见紧皱的眉头，等候结果的易繁星不禁开始不安了起来。

从小，一向体弱多病的她最怕上医院，或许是这里不断上演着生老病死，使得痛苦的气息一再的聚集，压得她几乎要喘不过气来。

最近她常没由来的头痛，有时还会突然的眼前一黑，可是为了不让姐姐们担心，她一直都没有说。直到前些日子她差点因为突然的看不见而摔下楼梯，她才鼓起勇气，趁着姐姐们还没有发现她的不对劲，到医院做检查。

今天就是报告出来的日子，所以她一大早就随口向她第二姐编了一个理由，偷偷的来医院等待检查的结果。

“医生，我到底怎么了？”她终于受不了这令人窒息的沉默，忍不住的开口问。

“嗯……”双须泛白的医生只是抬头看了她一眼，又

沉默的翻着手中的报告，半晌地道：“你没有家人陪你一起来？”

医生的话给了她一个相当不好的预感，“没关系，我承受得了的。”她深吸一口气，然后鼓起勇气的说。

医生微皱眉头看了一眼强作精神的繁星，这个水灵灵的小女孩看起来像是个误落凡间的天使，打一见面就博得他的好感，教他怎么把这种残酷的结果告诉她呢？

“医生，你别看我这样，我已经二十五岁，是个大人了。”繁星看医生一脸欲又止的样子，连忙出口说。

她知道以她不满一百六十公分的身高、巴掌大的小脸蛋，加上纤瘦的身材，看起来就像是高中生，加上现在的小孩似乎营养特别好，连说她是高中生，都有人觉得太高估她了。

“唉！”医生像无可奈何的叹了一口气。人家是上门来求医的，他有什么权力不告诉病人她的病情？“你的头痛是最近才开始的吗？”

“以前也有，可是最近变得很常发生，而且有时候还会一下子什么都看不到。”

其实，这种突发性的头痛在很久以前就有了，可是通常很久才一次，而且疼过就好了，所以为了不让已经太关心和保护她的姐姐们担心，她什么都没有说。

直到最近似乎愈来愈严重。而且头痛的间隔也愈来愈短，让她不得不瞒着姐姐们一个人来医院做检查。

“你来看一下。”医生将她的脑部切片扫描图放在透光台上,并要繁星过来看。“这是你的大脑半球的叶区,这里也就是你的视觉中枢,在这个地方,你长了一个肿瘤。”

“肿瘤!”繁星整个人呆住了,好半天她才想起,“是良性的还是……”她几乎讲不出另外的两个字,因为恶性的肿瘤就是癌症。

“是良性的。”医生连忙的说。“可是……”

原先医生的话让繁星好好的松了一口气,可是他那未完的但书又让繁星的心一下了吊了起来。“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的肿瘤虽然不是恶性的,可是它生长的地方在你视觉中枢附近,随着它的长大,你的视觉中枢会受到压迫,所以你会会有突来的失明现象,而且会愈来愈严重。”

“你的意思是失明!”繁星的脸色一下子发白,她一想到她再也看不到这美好世界的光和色彩……“没有办法了吗?”她焦急的问。

“唯一的方法是动手术把肿瘤切除,而且要快,否则一旦视觉中枢神经受损就没办法了。”医生合上手中的报告。

“那就切掉呀!”手术虽然很可怕,但是一想到会什么都看不到,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挨上那么一刀了。

“可是我不建议你这样做,因为这种手术成功的机率只有三成,如果手术失败,你连命都没有了。”医生摇摇头

说。

繁星震惊的听着医生的宣判，一时间，脑中是一片空白。

天哪！不是死亡就是失明……

“很抱歉。”医生低声的表达他的遗憾。

他有些不忍的望着一脸发白的繁星，他真的不想把这样的结果告诉她，可惜医生不是主宰生死的上帝，对于这样的结果，他也是无能为力。

“不！这不是你的错。”繁星摇摇头，“比起其他没有任何选择的人，至少上天给了我选择的机会，我想，我还是幸运的了，不是吗？”她堆起笑容，反倒安慰起替她伤神的医生来了。

“嗯！”医生点点头。

他该高兴她能这么的乐观，可是看到这样一个善良的小女孩知道了这种消息后还必须强颜欢笑，让他看过了许多生死的心也忍不住感到一丝哀戚。

“那我还有多少的时间决定要不要动手术？”繁星问了最后一个问题。

“三个月。”

◆ ◆ ◆
三个月！

完全的黑暗或是永恒的长眠？

上天到底对她开了一个多大的玩笑？

繁星抬头眯着眼，看一眼刺人的阳光，她将再也看不到眼前的这种景象了吗？

她将车子开到了寿山，然后停在一处可以俯看整个高雄港的路边，完全沉溺在自己混乱的思绪中。

她该怎么办才好？

她最先想到的人是她的姐姐们。她十岁时的那一场车祸，带走了她的双亲，留下了她们三个姐妹，而在她们父母亲去世时收养她们的姨婆也在三年前离开了她们，从此，就真的只剩下她们三个姐妹相依为命。

她是一个不足月的早产儿，一生下来就比其他的小孩来到瘦小许多，加上从小就身体不好，瘦瘦弱弱的，好像一阵风就可以把她吹跑了似的。也因此她的大姐朗日、二姐皓月总是不时的以保护她为己任，任何事都把她放在第一位。

她对于自己小小年纪就没了双亲或许有些怆然，可是一想到有这么疼她的姐姐们，她仍深深感激自己的过去，上天毕竟待她不薄。

现在，她该把这件事和大姐说吗？

大姐是一个相当有名的模特儿，她十六岁就走入这一行，为的就是能多赚一点钱好维持家中的开销。对男人一向没什么好感的大姐其实是很讨厌这个必须和众多男人周旋的世界的。

虽然大姐不说，可是敏感的繁星还是能看到独处时

大姐眼中疲累的神情，纵使一向好强的大姐总是一脸的不在乎。

大姐已经够忙够累了，她还能用这种事去烦她吗？

那和二姐商量好吗？

二姐一向是家中最冷静的，虽然她总是冷冷的不表达她的情绪，可是繁星知道她疼自己的程度绝不下于大姐。

从小不论什么好吃的、好玩的，二姐都一定先拿给她；当她生病的时候，整夜不睡陪着她的人也一定是二姐。

为了怕大姐在世界各地的工作的时候没有人能照顾她，身为考古学家的二姐放弃了多次的考古机会。现在，她好不容易说服二姐去参加这一次在罗马的遗迹重建工程，而且就在明天即将成行时，她绝不能再因为自己而让二姐又再一次的和机会失之交臂。

看来，她也不能和二姐谈这件事了。

但这样一来她再也想不出一个人可以商量了。

繁星深吸了一口气，到现在她才发觉，她是多么的依赖她的姐姐们，从小到大，她们就等于是她的父母，总是把她安排得好好的，让她几乎忘了她们其实也大她不到三岁。

她是该学着独立了，她总不能一直这样依赖下去呀！

她交握起双手，默默的在心中祈祷着——就算她不

能做些什么来回报姐姐们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至少不让她再拖累她们吧！



在靠近高雄港的盐埕区因为近港口，在早年是外国人聚集的地方，所以存在很多国外风格的酒吧，尤其在七拐八弯的巷子里，有很多往往只有简单的英文招牌，连个中文说明也没有的小店。

这种地方什么人都有，而会去光顾的通常只有两种人——熟客和误闯的人。厉拓和罗亦焱两个人现在就是坐在这样一间名叫PUB的酒吧的吧台角落。别怀疑，这家酒吧的名字就叫做PUB，简单的不像话，但就是这样。

或许平常人可能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地方，七〇年代的摇滚乐放得震天价响，除了身旁的人之外，其他的人绝对听不到自己的话，空气中弥漫着多种香烟味，仿佛要将这里所有的不同于它们的新鲜空气排挤出去。

但这里却是个非常适合谈“事情”的地方，每个人自顾自的，从不好奇他人的事，就像从来没有人疑问这店名为何如此简单，只是理所当然的接受它的存在一般。

厉拓背靠着墙的坐在吧台最角落，这是他一向坐的位子，不显眼，但总是能掌探酒吧内的所有情况，最重要的是背后绝不会有人偷袭。

他有些冷眼旁观的看着罗亦焱和一个身材高挑，身上大概除了一层布之外什么都没有的女服务生调情，而

那个女人几乎整个人都贴在罗亦焱的身上。

“晚上我九点半下班，等我？”那个女人勾住罗亦焱的脖子，着迷的看他露出一个充满性感又邪气的笑容。

“OK！我相信我们会有一个美丽的夜晚。”他不客气地一把吻上了那个女人红艳的唇。然后在她还神魂颠倒之际，将她放了开来，对她的小屁股挑逗的拍了一下，然后对她挥挥手，打发意味甚浓的说：“我还有事要谈，等一下再找你。”

像是完全沉迷在罗亦焱性感的魅惑之中，那个女人对他这该是侮辱意味甚浓的做法竟然一点气愤也没有，只是噘了小嘴，对他依依不舍的说：“一定哟！”

对罗亦焱送了一个大飞吻之后，才扭着她像钟摆似的屁股离开。

厉拓不得不承认这个罗亦焱追女人的确有一套，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罗料焱是国际反恐怖组织的机动组成员，他一定会把他归类为只会拈花惹草的花花公子，毕竟自他认识这个男人以来，他身边女人的脸孔就从来没有重复过。

“这地方的音乐真是有意思，我大概有十几年没有看过唱盘式的点唱机了。”说话的是坐在厉拓旁边，不时对身后端着盘了，衣着惹火的服务生露出勾引微笑的罗亦焱。

“嗯！”

厉拓只是点点头,算是听到了他的话。对于没有必要的回答,他一向不多说。

“喂!你别这么闷好不好,多说一句话又不会死。”罗亦焱挑起他英挺的剑眉,似真以假的抱怨。

他打量着眼前低啜着威士忌,紧锁着眉头一话不发的厉拓,这个有台湾武术界第一把交椅的男从。任何人初见他时,一定会被他的气势所震慑,他的眼光冷厉的像一匹荒野中孤傲的狼,他的话不多,而他的安静却又令人不由自主的战栗。

罗亦焱是个见过大风大浪的人,在国际反恐怖组织之么多年来,什么样的人他都见过,再狠、再毒、再阴险的眼睛也早就司空见惯,但是却没有碰过像这样一双如此冰冷的眸子,似乎是雪山上长年不化的积雪。

对于长期面对他另一个好友向韦飒“绝世”的俊美容颜,加上每天面对镜子中自己罗家优良品种的相貌,这个厉拓算不上俊美的外貌照理说不引人注目。可是相反的,他的脸子自然散发出一种冷硬的男性美,断过的鼻梁和右额眉际的刀疤更增添几许冷酷的魅力。

喔!这是一个很好的研究对象。

“看什么?”厉拓对罗亦焱有些怪异的打量眼光微皱起了眉头。

他一向不善也不爱和人交际,这一次要不是为了调查一件国际军火和毒品案,而且其中还牵扯到一些私人

恩怨，他才不会答应和国际反恐怖组织合作，也就不会认为罗亦焱和向韦飒这两号人物了。

向韦飒是个风趣又像风的谜样人物，他给人的感觉就像如沐春风般，却又难以捉摸，所以厉拓不主动找向韦飒谈事情，那个向韦飒也不会粘着他不放。

可是这个罗亦焱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他的全身上下好像永远有用不完的热情，不时的对着所有人放送，而且还不接受拒绝。面对这种没有目的的示好，令一向孤独惯了的厉拓不知道如何摆脱他的纠缠。

他甚至怀疑这个罗亦焱是不是把他追女人的缠功源源本本的用在他身上了，否则，这个男人怎么在碰了这么多次他送的大冰柱之后，仍不以为意的老爱出现在他的眼前？

“我发现你其实很有魅力，当然，比起我来还差了那么一点点。”褒别人的时候不忘顺便捧捧自己一向是罗亦焱的做人原则。“但是你老是一副死人脸，难怪所有的女人都对你望之却步。”他像是可惜什么似的摇摇头。

“不干你的事。”厉拓冷哼，女人对他来说不过是种烦人的东西，有和没有一点也不重要。

“是不关我的事，不过，可关厉老爷子的事，听说他要借八十大寿之名，行替你招亲之宝，到时一定是众花云集，热闹非凡，嗯！又是个大饱眼福的机会。”罗亦焱摇着手上的酒杯，一脸贼透的笑意。

这个罗亦焱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原本厉拓就为这事情心烦不已，今天出来喝酒为的也就是想忘了这事儿。可这个烦人的跟屁虫死粘着他不放，还唯恐他记不住的在他耳边喳呼个不停，活像只打不死的蟑螂、踩不死的臭虫。

“酒你自己慢慢喝，不奉陪了。”厉拓当下就想走人，有这个男人在，他想清静都不行。

“喂！难道你想让自己像只上了酱的烤乳猪，被人就这样五花大绑的送上桌去？”罗亦焱也不阻止，只是一脸笑意的说出这样一句话，而且笃定他一定会停下脚步。

原来已经要闪人的厉拓，闻言果真停下了脚步。

虽然他一点也不喜欢被人家比喻得这么不伦不类，但是现下的情况又真是如此，听这家伙的口气，好像是有法可行，听听倒也无妨，也许这个烦人的家伙会有什么好法子也说不定。

“你到底想说什么？”厉拓也不废话，只是定眼的看着他。

“先别这么急，坐下来，这样抬头看你，我怕会扭到我万人迷恋的脖子，到时可是会有很多人心疼的。”罗亦焱示意厉拓又坐回他的位子。

厉拓微皱了眉头的看了他一眼，又坐回他原来的位子上。罗亦焱一看他又坐了下来，便是调酒师又给他一杯双份的威士忌。

“加冰块。”罗亦焱补充说。

等一下厉拓可能会很需要……降温。

“说吧！”厉拓看着调酒师依吩咐的把酒端给他离开后，直接切入主题。

“你就是这样子，难怪找不到女朋友，也难怪厉老爷子要为你大费心思了。”罗亦焱伸出一只手指头对他摇了摇。

“我没兴趣听这些。”厉拓把玩着手中的酒杯，让冰凉的感觉由手中传到心上。

“是你要听我的法子，可得有耐性一点。”

“算了！他替我找女人，我不一定要接受吧！他高兴就随他好了。”厉拓突然没了耐性，他不想在这里鬼扯一些没有意义的话，于是又要起身。

罗亦焱连忙按住他，心中猛犯嘀咕，这个人真是一点也玩不得。“等等！你这一次是可以不管厉老爷子，但是他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玩这种花样，你确定你受得了吗？”

罗亦焱的话再次引起他的注意。是的，他这一次可以不理睬，但是长久下来也不是办法，他早知道他外公的脾气，一旦决定一件事，不达成绝不轻易松手的。”

“那你又有什么办法？”

“很简单呀！你去找一个女朋友不就得了。”

“这是什么烂法子！”厉拓的眉毛一下子全皱了起来，他就是不要女人出现在他的生活之中，“我对女人没兴趣。”他冷冷的说。

“这话可不能乱说的，难不成你是对男人有兴趣？当然，有我这么有魅力的人在你的身边，你会开始迷恋男人也是无可厚非的啦！”这个罗亦焱简直不要命，面对一脸凶相的厉拓，这种话他竟然讲得一点都不心惊。

“你……”厉拓气得一口气就把杯中的烈酒饮尽，好冷却他胸中的怒火。

他已经在开始考虑，他到底要不要干脆掐死这个比蟑螂还令人讨厌的男人，顺便为民除害。

“别生气，开玩笑的！”罗亦焱举起双手。“我又没有叫你交个女朋友，只是叫你找个女人来装装样子。两、三个月之后，找个理由分手，再表现你对爱情的绝望，包你耳根子至少安静好长一段时间。”

“你打哪生出这种念头的？”厉拓怪异的看了罗亦焱一眼，这个男人的脑筋好像跟别人不太一样。

“九点档的电视连续剧不都是这样演的？”

“连续剧？”厉拓的口气是浓浓的不屑。

“你那是什么表情，人家汪得也是很辛苦的，而且你没听过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吗？”罗亦焱拍拍他的肩，然后看了一下手表，“不陪你了，碧娜的下班时间到了，你好好考虑。”

说完，他用一个很帅的姿势拿出皮夹，抽出两张千元大钞和帐单一起递给收帐的女侍者。

“不用找了。”他挥挥手，露出他诱惑女人时一贯的笑

容。

“谢谢你！”那个女侍者的脸一下子羞红了起来，有些手足无措的说。

“不客气，这算你的回礼。”说着，罗亦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在女侍者的唇上偷得了一个吻，然后也不管女侍者是否回过神来，就潇潇的走出了酒吧。

从头到尾看完这一幕的厉拓不禁摇摇头，虽然他一点都不喜欢女人这种动物，但是有罗亦焱这种人的存在，连他都不免要为女人感到忧心。

难怪罗亦焱常常都说她这个四哥是女性公敌。

算了！管他是不是什么女性公敌，一点也不干他的事。

厉拓点起一根烟，慢慢的看着手中的白烟向上飘窜，享受起罗亦焱走后的孤独，这才是他原本来这间 PUB 的目的。

人是群居的动物，孤独时总觉得寂寞，所以总想找人来爱。但是，他却喜欢这种冷眼旁观的孤独，喜欢这种没有牵绊的自由，所以 he 不想涉足情爱，涉足那种总是不停挤压情绪的感官世界。

他已经看够了在情爱炮火下如槁木死灰的脸，所以他绝不愿让自己像他的母亲那样痴傻，将自己陷在那永世不得翻身，至死方休的痴爱情狂之中。

他在烟灰缸中捻熄手中的烟，起身将身上的衣服整